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嘉定錢大昕

傳二

嚴先生

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厯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

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
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
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
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
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
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
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
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已
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
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
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
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
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
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黃
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
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
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
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
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

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
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
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
允厚爲之序且擿通鑑違失若干事謂目食地震水旱
蝗饑郊天祀庸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
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
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
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
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
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儻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

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歿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歿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

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攷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
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
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
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
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
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
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
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
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
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鞏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注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

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藏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
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
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
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
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
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則剗剗鄭作臙宮剗割
頭庶剗與真古文旣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
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

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
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
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
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
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
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
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苟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

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
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
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
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
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
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
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
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
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
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